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十二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諸史門

諸史

掌文籍之官

史掌文籍之官如三公及王乃閒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如内史御史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制度文物者也文公語錄

文有餘而誠不足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語注

列國皆有史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之名也孟注

有餘力則看全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文公語錄

義理明方可看史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若便去看史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若陂塘方有一勺之水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亦融會胸中尺度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為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矣同上

作史意思易見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許多疏脫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同上

讀史當看大處

讀史當看大倫理大元會大治亂得失仝上

史為懲勸小人而作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乎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而知之楚之史而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勸懲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事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老泉

後世史筆不公

董狐不生舉世無直筆仲尼已後天下無公言李顯

遷史

司馬遷取予戾於聖人

司馬遷以一時之傑斷獨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紀有十二表有十書

有八世家有三十列傳有七十總篇一百三十九五十二萬六千有五百字勒成一家之書意蓋踵春秋而作也以紀攷之以五帝則不紀少昊於西漢則不紀惠帝項羽何人也奸雄之中所謂錚錚佼佼者也遷反紀之得與堯舜禹湯之列羽死而有知寧一日必安乎以傳攷之若刺客則有傳若游俠則有傳若佞倖滑稽則有傳紀信義士也英烈之言可畏而反無一辭以褒之俾為庸夫並朽而腐可勝嘆哉嗚呼遷明春秋也明春秋而叛於春秋可乎春秋善善惡惡又果如是乎孟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詎不信夫李彥士

司馬才高而率

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麄率文公語錄

史遷蘇黃門優劣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遷史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

説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王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
見其表悦其外之又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
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
能識而隨於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等而已唯
蘇黄門作古史序首言古之聖人其於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
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
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文公
合呂子約

史記數條之疑

史記疑數條向曾考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户數先後及姓
名多有不同二史名有是非當以又號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
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顔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
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
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是爲三代

表是其踈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嬪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巳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之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九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耳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矣耶 文公答丁子文

史遷書有純駁

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文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巳私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辯免

也文公荅呂子約

有愧於春秋

作史無定法本之春秋則有定法考史無定論本之春秋則有定論然則論遷之史記獨不可質之春秋乎且遷史胡為而作為紂春秋而作也何以知其續春秋嘗讀小司馬索隱有曰遷承五伯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則史記為續春秋而作明矣吁遷史既續春秋則當以春秋論之可也蓋自麟經絕筆之後而得褒貶之遺意者吾於遷史有取焉陳平而曰陳丞相衛青而曰衛將軍豈非有得正紀官之意乎周勃而曰絳侯韓信而曰淮陰侯豈非有得於紀官之意乎大梁王而曰彭越九江王而曰京布豈非有得於稱名之意乎至於長叔田叔之稱叔其與書字也同一轍賈生鄭生之稱生其與書字也均一義嗚呼襲春秋而後而存春秋之例者捨遷史吾誰為歸雖然雜呂后於本紀之中進陳涉於世家之列置相如於西夷傳之下是又有愧於春秋之褒貶不然議者何以曰是非頗謬於聖人

黃門古史

有功於遷史

愛周官者駁周官之異愛爾雅者剟爾雅之瑕愛文選者辨文選之惑吁又孰知蘇潁川古史之作正所以愛遷史歟後世之愛遷史者固為不必然裴駰集觧第釋其疑以孫續書畧補其闕劉伯莊之地名張守節之正義裴安時之纂訓又特將順其意而之高天下之見不有古史正救舛訛則遷史之惑滋甚且生而神靈此蓋虛誕之語遷紀高辛而蘇公削之則古史非有功於遷乎瑟牟陳亢孔門之高弟遷史不載而蘇公詳之則古史非有功於遷乎刺客荆軻固非有不欺之志遷史美之而蘇公辨之則古史又非有功於遷乎莊周實左祖於孔子遷以為周詆孔子之徒故明其述吁豈有攻人之短而復擬人之所長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直喙也宰我出於聖人之親炙遷以為宰我常從田常而為儕道之舉吁豈有沐夫子之教誨而忍為是乎此古史所以不容絕筆也至於傳攘苴而不知考據之華記虞卿而不知履歷之先後蘇公

古史歷歷言之固非洗垢索瘢而次毛求疵者喜遷之心動于中反忿
而知其惡也不然秦漢以下寔獨一史班范諸公又匪一人蘇公胡為
將拳拳於太史公乎愚於此又知居史之作正所以愛遷非所以誣遷
也

小司馬索隱

辨史記之惑

裴駰集解所以釋史記之疑安時人訓所以明史記之音吁又孰知小
司馬索隱乃所以辨史記之惑也歟且史記作於誰乎漢太史司馬氏
父子所述也彼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於是上始皇帝下
迄大漢為一百三十篇以鑿左氏體本紀十二則記帝王之實而法歲
星之一周表十則錄隱微之事而象剛柔之十日書八則述國家之大
體而擬八節之成歲世家三十則記諸侯代系而取一月之成數列傳
七十則列人臣事跡而明致仕之大義紀錄不為不工用工不為不久
其間舛訛錯繆前後倒置不有小司馬以索其隱則後世之惑滋甚何

者乎章百姓堯舜之文也而五帝作便章是猶曰古乎字亦有便音也
彭蠡既瀦禹貢之文也而夏本紀作既都是猶曰南方謂都為瀦也然
秦會稽刻石文曰詐謀而秦紀曰作謀豈非書字之誤乎古文尚書曰
在治忽而夏紀則曰來始滑又豈非襲姧之訛乎項羽假號西楚果足
以齊本紀之驅耶陳勝豈自匹夫果足以厠世家之列耶相如汲鄭挺
挺漢臣之右置之西夷傳之下是耶非耶大宛列傳宜在朝鮮之後列
於酷吏游俠之間當耶否耶蓋公非薄遷史也愛而知其惡實為之鑽
皮出羽而非洗垢索瘢也不然索隱可以無作而補缺誣謬又何以舉
舉致譏於元成間褚少孫耶

班史

古今人表

辨後志之惑者可以誚劉昭不可以誚范曄索史記之隱者可以譏褚
公不可以議司馬糾唐史之繆者可以論宋祁不可以論歐陽公何者
補注五十八卷出於昭而非曄也龜策等傳續於褚先生而非遷也唐

史列傳編於宋祁而非歐陽公也吁又孰知班孟堅作漢史而古今人表文卒成於曹昭之手乎是表之作繆妄最多考之所述伏漢乾秦而羅千載之人物夫以千載之人物而編入漢書真所謂鳩居鵲巢者然一表之中九品森列皂白繽紛玉石混揉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愚未敢以為通論瓢飲春融心齋光霽顏子德行聖人流品管仲霸輩而齊並驅駕是蹇驢得以肩騏乘也伊訓盤銘說命龜鑑伊傅事業千古歎獨叔向何人而混處室廬是豹窺覽場而豹乳春圃也詠歸明月雩舞春風曾子學問聖門翹楚卒于下第而同居二等是錙銖不辨而權秤未定也至於優司馬而劣老聃進太弓而退宰有充足以見甲乙之差范武子即士合也既述武子又述士會申包胥非伍子胥儔匹也先取包胥後取子胥又足以見品藻之誤向使孟堅之秉筆就緒大家之狗尾不續則班固為漢一代良史劉氏何以刊誤顏游何以決疑李善何以辨惑文中何以曰史失自固始

漢書有可疑處

顔師古注前漢書如此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注者漢宣謂上令單于毋謁范朴劾周黨服而不謁又不知是何禮元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可考矣 文公語録

唐史

唐史筆不公

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 感興詩

通鑑

看正史却看通鑑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于下恐可記得 文公語録

通鑑與正史不同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

地狹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說便休直是有氣性人方看得同上

通鑑綱目

提綱以正統爲主

問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屨倒置何以示訓同上

綱目無正統例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正統處須推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前後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範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同上

提綱書逆臣例

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同上

與史記所載異同

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叙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學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扵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紀載扵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紀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考他源流来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 文公荅呂子約書

與左傳相授受

自漢以来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温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扵指諸掌雖託始扵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扵智伯上繫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来未始有也 跋通鑑紀事本末

纂緝綱目之意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録三十卷并上之晩病本書太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

以適厤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精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切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别為義例增損隱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朱子綱目序

綱目義例精密

綱目亦脩得二十許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 文公與劉子澄書

改正温公所紀之年

温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亦為法 文公荅呂伯恭書

直書揚雄荀彧之死

揚雄荀彧二事按温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書法本例書之言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漢侍中光禄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繫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文公答尤延之

乞備通鑑綱目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録亦難檢尋因初妄意就其事實别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元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畧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

開秩即當繕寫首編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文公奏狀）

史通

才長識短

挾巳見以攻訶古人易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夫知幾貫穿史籍而著
内外四十九篇上窮王道下談人倫議論攻訶緐粟不貸徐堅讀之且
有史官宜置座右之歎如之何而不足取於後盖史通之作矯亢多而
夸詡勝疑古則十有一條惑經則二十一事陳勝世家指司馬之疵纇
虛美隱惡中范曄之膏肓孔明之才不當貶所以起陳壽之廢疾也爾
朱之事不當褒所以攻魏收之墨守也片言隻字嚴甚秋霜使砒砆不
得以掩瑕薰蕕不得以混臭故曰挾巳見以攻訶古人易然首白可期
汗青無日姑含載事閣筆之羞三為史臣再入東觀重起竟無成功之
冢此猶曰任不專職不久知幾之憂時如此堯舜五帝之盛伯禹三王
之祖疑古一篇不免見疑堯舜伯禹果可疑乎夫子萬代之宗師春秋
百王之軌範惑經一篇不免見貶夫子春秋果可貶乎既以班固為該

密矣至論五行志又曰班固錯繆不精吁錯繆且爾豈得謂之該密乎
既以藝文爲不當志矣其自述史又曰都邑氏族方物宜爲三志吁方
物可志藝文獨不可志乎故曰立史法以取信後世難背知幾嘗爲史
有三長之說愚以史通觀之謂其長於才學而短於識也不然柳璨何
以有析微之作唐史臣何以有工拙之辨

通暦

議論非出於一家

始皇帝迄天寶杜祐之通典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典起太初終南齊
梁武帝之通史也君子謂其未必通於史馬會元通暦之作其亦猶杜
祐之通典梁武帝之通史乎嘗攷其書大抵編次衆史而爲之議論根
株則多有取於虞世南之帝王畧論搜索三墳著述興敗覩元風於千
古貫寶暦於聖唐總之於暦可謂通矣然栗陸驪連書所不載而通暦
載之何蹤寂泬之事經所不詳而通暦詳之何辟乎此猶是以見其通
也既以女媧爲三皇之一又曰燧人共工未知孰是取予不真果足謂

之通乎既以有熊為中古之世又自無懷已上莫知其都講貫不熟果足謂之通乎既以天地人皇為四方五千六百年矣又曰有巢之代未詳年歲闕畧尚多又果足謂之通乎吁又孰知總之所未通正有待於後世之通者歟

稽古録

此書元無義例

稽古録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温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文公語録

可備經筵進讀

稽古録一書可備經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亦與此書相似然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髙氏小史亦好一書但難得本子髙峻唐人通鑑亦多取之○同上

唐鑑

唐鑑不可不讀

司馬温公史論稽古録范唐鑑不可不讀語録

唐論理所不及

唐鑑意正有踈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説利害如身處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同上

國史

國史當看長編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三國志次看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録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温公於宋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宋朝事當看長編若指力不及其次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一耳文公語録

國紀長編詳畧

宋朝國紀好看雖畧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難看

脩史者不敢增減

今之脩史者只是依本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章惇為相蔡卞脩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黃魯直時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内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者遂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國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並同上）

脩史宜得鴻博之士

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辭免實錄院脩撰奏狀）

文集不見於史禍之後

紹聖史亂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於文集獨嘗於蘇魏公家得陸左丞晝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荆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為佞史矣是時陸為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

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跋山谷草書千文）

日録皆詆譭之言

因妄謂日録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辯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對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閒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文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之無濫惡之疑（讀兩陳諫議遺墨）

群書考索別集卷十二

群書考索卷十三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次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禮樂門

禮樂

先生以通上下之情 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詩傳

不可遺本而事末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語註

存守內外之節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語或問

其用無小大之殊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欲脩禮樂之書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發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

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訂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時制作之功 寧宗朝朱熹乞脩三禮劄子

禮樂以進反為文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儉束然以其難行故雖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流蕩故

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反之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要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為得性情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云矣文公語録

禮樂同一理

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箇相對着誠與去偽也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克去偽則誠着同上

漢無興禮樂之主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

經之外都不暇講說在此時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使河間獻王

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矣同上

古今只此一理

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制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道理做出來同前

人而不仁如禮樂河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同上

窮達損益之宜

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如答顏子為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同上

樂其生反其始

樂樂其所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却是人做底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於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同上

有是理即有是氣

問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矣同上

禮樂鬼神一理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而已同上

同體而異用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性情之正還是同出於

敬曰禮主於敬敬則和這便是同體處同上

不見先王之禮樂

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同上

有德有位方可制作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尊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同上

禮樂相爲表裏

問禮之用和爲貴和便是樂否曰和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又是樂中之禮同上

非玉帛鍾鼓之謂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鍾鼓之謂耶策問

如寒暑生殺

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為歲數文公答深父

典禮

當盡禮之實

遜者禮之實也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語注

不當事繁文末節

蓋以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遜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為故言能以禮遜為國而先民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遜為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為禮耳語或問

先王以義起禮

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可備而不敢為卒以熟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

欲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作而已矣孟或問

典禮是天理之當然

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一毫不得添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如此文公語錄

天道流行發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爲用處同上

古者典禮分明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同上

簡易則可行

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同上

所同損益之理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大體是害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不得同上

至周然後大備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来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同上

漢禮非復三代氣象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諠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又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漢君臣不明古禮

漢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同上）

南北朝猶有禮學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猶不廢

陸農師之徒說禮

宋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並同前）

有本有文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禮之素明習之素五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

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天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習巳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於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有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無或不能學其要而因於貧窶者亢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家語文公序

禮書

禮廢而後有書

夫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逮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講禮記序說

程張司馬三家禮範

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

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之閭里傳之子孫而或莫知其職之不備也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及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切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鋟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少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其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考得二其要以及其詳而不詳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 跋三家禮範

觀古今而加損益

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崇

本實功目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家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家禮序

俗吏不能布宣

今上下所共承用者政和五禮也其書雖嘗班布然與律令同藏於理官吏之從事於法理之間者多一切俗吏不足以知其說長民者又不、能以時布宣使通於下甚者至或并其書而亡之此禮之所以不合同上

大要以儀禮爲本

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疏附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或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又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有義禮有學禮有邦國禮有正朝禮有喪禮有祭禮有大傳有外傳今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矣文公答李方子

溫公書儀不可輕改

溫公書儀制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

詞之不合便欲刪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多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文公答趙子欽）

奏乞頒降禮書

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春秋釋奠所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乞頒降禮書狀）

至和政和之制

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同上）

有經有變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安曲之義故以曲禮為交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

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六十篇後來藏事秘府鄭元輩尚又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可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 文公語錄

古書今不可見

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時别自有箇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分明自有禮書今亦不可見

禮以義起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 同前

大小戴記之作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文公語錄

大戴記多雜僞

大戴禮篇目缺處皆是無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好處然
多誤難讀同上

大戴禮多錯舛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武王諸銘宜是做得巧了切題著如鑑銘
是也亦有絕不曉者想古人只是述其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
警自耳不似今人為此銘後便要就事物上說得親切然其間固亦有
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却似箇盤銘想只是因
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唐五禮新儀之失

開元禮然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是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曾
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並同上

上難強下之行

禮不難行於上而欲行於下者難也蓋朝廷之上典章明具又自尚書
省置禮部侍郎以下至郎吏數十人太常寺置卿少以下至博士

掌故又數十人每一舉事則案故事施行之而此類十人者又相與聚
而謀之於其器幣牢醴共之受之皆有常制其降登執事之人於其容
節又皆習熟見聞無所遺失一有不當則又有諫官御史援古據今而
質正之此所謂不難行於上者也惟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禮之
不可已而欲行之則其勢可謂難矣民臣禮議

雖云闕而有可攷

禮經雖云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於見士大
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儀禮釋宮

唐與宋朝沿革

開元禮有刺史予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子臣本朝刪去此條○開
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
決之如禱山川又只開元禮內有文公語錄

宋朝立科之意

向時有開寶通禮科令其熟讀此書試時挑問後來又做出通禮通禮

如注釋一般如人要治此必須連此都記得如問云邊起於何時逐一
說了後又反覆論議一段如此亦自好

古今禮儀沿革

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大夫士禮
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
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尤時有引為說者及
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
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
之宋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
以私智損益疏畧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同上

今禮古禮之異

今人儀禮只是士大夫禮無天子諸侯禮漢河間獻王五十六篇却有
天子諸侯禮班固作漢書時此禮尚存不知如何失了故班固云今之
言禮愈於推士禮亦逹天子豈若用此禮哉

四先生言禮得失

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禮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禮可用婚禮則惟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横渠温公所制不同

横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温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並上同）

禮器

五禮之器

五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書注）

禮食之器

簠簋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曰簋禮食之盛也（詩傳）

尊用宣和禮制

禮器之失不但一爵今朝廷所用宣和禮制局揉度雖未必皆古然蔡

幾近之 文公答黃商伯

射禮

古者立諸侯之禮

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 文公語錄

大射之制

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麋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 上同

君子無所爭之義

大射之儀耦進三揖而後升堂射畢又揖而降勝者袒决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决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射揖如始升射及皆

勝者先升升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飲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其雍容謙遜乃如是是則雖曰有争而其争也亦不失其為君子之道矣（語或問）

射可以觀德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此書之論射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此詩之論射也夫射者所以觀德而非事乎張弓挾矢之可觀也必心正體平而後可以言射必周旋中禮而後可以言射否則威儀不肅動作不文雖有逢蒙后羿之藝無益也是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麃豕明其德之所服有大小也天子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卑之所服有遠近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明奏樂之上下有節也天子合九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所射之弓異也天子六耦三侯諸侯四耦二侯士三耦犴侯所射之侯異也天子射於郊諸侯射於境大夫射於卿士射於學所射之地異也吁射禮其可廢乎哉若果可廢則禮記胡為有射

義周官胡為有射人白虎通又胡為有鄉射乎雖然三十學射是又男子之事而士君子之所當肄習者也（顏逵龍）

鄉飲酒

不必盡如於古

有聖賢者作不必盡如古之禮必當裁酌從今之宜而為之也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槩使人不可不知方當周之盛時禮文全體皆備所以不可有纖毫之差今世盡不見徒掇拾編緝於殘篇斷簡之餘如何必欲盡倣古之禮得（文公語錄）

當取可行於今

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其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同上）

爵齒兩不相妨

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尚齒而有爵者則自賓主獻酢禮畢然後入又席于尊

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壓却他人即所謂遵也遵亦作僎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文公答嚴時亨

有司不能奉行

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州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草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飲非為飲

自吾夫子有觀鄉之嘆而後知鄉飲之禮為可行自抱朴子有煩碎之誚而後知鄉飲之禮不必行夫所謂鄉飲者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華陔奏雅所以鼓座間之春風俎豆容與所以藹族閭之和氣叙長別幼小不得以加大也尊价坐僎賓不得以慢主也凡謂古禮不可行於後世乎果不可行則儀禮鄉飲酒篇戴記鄉飲酒義可以無作矣盖古之鄉飲有四鄉大夫飲國中之賢者酒用鄉飲禮一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二也三年大比舉賢興能此則為鄉吏賓興之禮三也

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則為黨正蜡祭之飲四也古之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何其嚴歟柰何長幼之倫泯大小之禮廢价僎之序失而賓主之禮失晨星曉露尤幸見於叔代在泮飲酒是鄉飲僅行於魯邦之泮水也儀盛永平是鄉飲僅舉於東漢之郡學也分序賓价是鄉飲僅見於李唐之鄉校也然能施於一時之暫而不能行於異日之久能用於貢舉之日而不能通於閭里之間非古今天下異也世變不古雖鄉飲不足理軍旅也噫嘻安得再使風俗淳而行三代鄉飲之禮

冠禮

嘉禮之重

冠禮著於儀禮冠義記於戴經夫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所以正容體所以齊顏色亦所以順辭令也容體不正則齠齓之習生顏色不齊則誠敬之實泯辭令不順則暴慢之心入乎冠禮之不可不謹固如此故古之冠者有醴辭有字辭有祝辭又有鄉大夫相告之辭其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之以定爾祥則醴辭也今月吉日昭示爾字爰

自禮加髭士攸宜則字辭也近於民遠於佞則周成王之祝辭也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成德則漢昭帝之祝辭也韓獻子告之以善範文子告之以戒或告以實或告以忠則卿大夫告晉武子之辭也不特此耳夏商周醮於客位周人用醴於客位曰醮曰醴其敬賓之意一也商以二十呼伯仲周以五十呼伯仲或二十或五十其稱字之意一也柰何周轍不西是禮幾泯魯哀公可冠而未冠故晉悼公有盍為冠其之問是冠禮始廢於魯也毋見其子不拜酒脯是冠禮再廢於唐也孫嗣昌雖能發憤而行之然曳笏却立外庭大笑是冠禮三廢於唐之縉紳矣噫嘻後之欲行冠禮者請讀周公之冠禮戴記之冠義

贄禮

明執守之義

自鄭康成注曲禮以贄為至而後世始以贄為言禮之至自班固纂白虎通以贄為質而後世始以贄為質己之誠夫古人相見之禮必有贄者所以明贄守之義而致己之敬也故公侯以玉卿以羔大夫以鴈士

以雉以公侯卿大夫士而所贄不同者是必有等差之辨也姑試論之蓋公卿之德欲其精白純粹而玉者取其燥不輕濕不重之義故公侯之勢必以玉也九卿之職貴於盡忠率下而羔者取其群而不黨之義故九卿之贄必以羔也大夫之職在於奉命通四方而鴈者取其候時而行之義故大夫之贄必以鴈也士之氣節本乎剛方勁直而雉者取其死不失節之義故士之贄者必以雉也不然古人何以為是區別哉然卿大夫贄古以麑麛今以羔鴈而公侯士之贄惟用玉與雉何取吁此可以公侯之德有常而士以一介伏節不變也

群書考索卷十三 畢

別集

群書考索卷十四

別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禮樂門

祭祀之禮

求神於陽

祭禮以爵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主人親執鸞刀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詩傳

主孝主敬

祀先王於孝祭神主於敬語注

六宗之祭

凡祭六宗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可以謂祭時祭寒暑

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方得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群神次序則皆順書說

五祀之祭

凡祭五祀戶竈門行中霤皆先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而孔疏以為逸禮中霤之文蓋唐初猶有其書而今亡之也亦可惜哉語或問

五祀之神當尊

言五祀之制詳於曲禮舉五祀之時著於月令辨五祀之名見於白虎通夫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人而知夫出處之所以安佚飲食之所以饜飫則知五祀誠不可以一闕然舉是祀者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位卑祿薄蓋有非其所當祭者然則五祀之典其可輕乎哉是故祭戶以春取萬物始出之義祭竈以夏取火德生旺之義秋為閉藏之時故祭門於秋冬為水王之候故祭井於冬六月為土王之辰故祭中霤於六月歲僅一遍順五行也士不得祭慮黷祀也戶祭先脾竈祭

先肺門祭先肝井祭先腎中霤祭先心明五祀之各有所主也戶祭以羊竈祭以雞中霤祭以豚門祭以犬井祭以豕明五祀之各有所薦也吁人生而群出處之所以安佚飲食之所以饜飫獨不可尊五祀之神乎雖然誠敬不存祭如不祭暗室有愧媚竈奚為故必視如面目星聽如耳雷霆戒謹於幽獨藏祀之日怵惕於威儀動作之間然後可以舉是祭否則謂之淫祀鬼神其歆之乎

不誠無物之義

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矣及其誠意不敬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文公語錄

盡其誠意則感格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来則俱来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幽明本于一理

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豈有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並上同

先王制禮之因

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事禮家先壞由漢以来諸儒繼出稍綴緝謹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存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于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為一國一家之制者固不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于今者亦無幾矣跋古今家祭禮

古壇位今廟貌之異

問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祭特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後却先立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識錄

淫昏之鬼不當祠

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祖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明昌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五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鄂州社稷壇

封禪

古無封禪

歌封禪為非古者王仲淹也以封禪為不經者李泰非也以封禪為不足信者蘇子由也夫封土為壇除地為禪十二君已主其說仲淹何以

議其非夫古泰伯何以謂之不經子由又何為不之信六經無封禪之文帝王無封禪之事若是文者管仲䟽其源史遷浚其流李仲推其波張說助其瀾後是事者祖龍噓其煙孝元封其燼隋帝熾其膏元宗烈其焰然管仲能作封禪篇而不能追識者之遷史遷能著封禪書而不能適君子之誚相如能撰封禪文而不能擠後儒之議張說能撰封禪頌而不能蓋已見之非是封禪之說不足以詡世蠱聽也祖龍能立石封祠而不能綿億載之業孝武能泥封玉檢而不能飾萬歲之呼隋帝能登封告成而不能繭冊傳之統元帝能舞蹈太平而不能覆未有之不是封禪之典于是以肆情示夸也證之以六經之明文質之以帝王之實迹則後世之惑滋甚且 云 云 一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蒙陰亭亭一名也或以為在牟陰或以為在鉅平社首一地也或以為在鉅平或以為在博縣則服虔晉灼應劭之論為不同既曰伏羲神農禪 云 云又曰三皇禪繹繹既曰帝嚳堯舜禪 云 云又曰五帝禪亭亭既曰禹禪會稽湯禪 云 云又曰三王禪梁父則管仲孔穎達之說為不一紛

紛異議迄無訂證唐虞三代果有是乎七十二君果足信乎設有是壹
六經遺文豈應不載若以秦漢而下言之則實有是事也吁安得仲尼
黍伯子由與之議封禪之非哉

郊祀明堂

周公以義起

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詩傳

天與帝所由分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文公語錄

鄭氏之説非是

問今郊祀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説上帝是總説帝説五帝是五方帝説昊天上帝只是説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為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乙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乙便是帝今添差了帝多都成十帝且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

古禮不合祭

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門儀從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時都祭

文公語録

登壇之儀

郊祀天子登壇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並同上

南北郊分合之辨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于郊牛二又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来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特又不知郤合為一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之說餘皆無明文同上

明堂制度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也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右

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明堂說

社稷

水旱則變置社稷之說

祭祀不失時則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時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注

祭以勾龍配

社后土也以勾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詩傳

孔子責宰我戰栗而對

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語注

古者社不立主

問古者各植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植爲主曰舊

古人意思只以木爲社王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木之類社只是壇若

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文公語錄

壇壝制度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壝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瘞坎於壇之

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文公答社壇說

社有主稷無主

舊法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己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

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北石主當

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答社壇說

社稷風雨雷神

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

北雨雷於東南火暑如此不記子細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同上

社主及社稷之神

問社主平時藏何處曰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之神木然非是將木来刋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redacted]之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来是穀神㡳是社即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上 並同

古人立木為社

古人立木於社使民知所存著知社之神必有所司則國君所以守社稷其嚴乎 答許廣之

社稷之祀不可廢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此春祈社稷之詩也茨崇如墉其比如櫛此秋報社稷之詩也夫廬居族處非土不生枵腹張頤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則社稷之社如之何其廢之是故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有播穀之功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古人崇重之意為何如祭之以春

官卜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重臧事也行之於新邑禱之於扮揄正之於洛陽示尊敬也其崇重之意又為何如蓋自不立官稷而祀稷之禮始廢不建州社而祀社之禮始壞一廢於漢之中世再壞於唐之建州況復有載芟良耜之遺意乎吁此張文琮所以有何觀之歎然而社用羊豕稷用黍稷又奚為不用犢祭蓋用犢乃祭地之禮社稷雖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社安得不用羊豕稷安得不用黍稷乎吾於此又知社稷為土穀之正神實非人為之也顏逵龍

訂定祀典

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奪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一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

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其德惟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討論著之禮象須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厚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祇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文公鄂州社稷壇記

宗廟

前廟後寢之制

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詩解

古今廟制沿革

古廟制自大禮以下各是一室陸農師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祖廟文帝顧成廟猶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群臣家廟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只作一列今太廟之制亦然文公語錄

君臣廟制等級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問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同上

堯舜廟制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備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蓋祫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堯一節伊川以為可疑同上

春秋漢家廟制

又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則諸侯祖天子矣三威祖威公則大夫祖諸侯矣故禮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威始也又問漢原廟如何曰原再也猶原蠶之原如宋朝既有太廟又有景靈宮又問郡國有原

廟否曰行幸處有之然皆非禮也（並同上）

世代遞遷之制

問五廟七廟遞遷之制恐是世代寖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如噓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即是之死而致死之也盖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文公語錄）

古制今日難行

古者各有始祖之廟以藏祧主如士二廟各有門堂寢各三間是十八間屋今士人如何要行得（同上）

家廟在東之說

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同上）

古者祖宗各奉一廟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排何所據答曰此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同上）

今日情文不相稱

室中西南隅曰主位室中西室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如此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於地當時人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如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同上

宋朝張陸所議

神宗朝欲議立朝廷廟制當時張琥則以為祧廟祔廟只移一位陸農則以為祔廟祧廟皆移一匝如農師之說則是世為昭穆不定豈得如此文王却是穆武王却是昭如曰我穆考文王曰我昭烈考武王又如左傳說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這十六國是文王之子文王是穆故其子曰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這四國是武王之子武是昭故其子曰武之穆也則昭穆是萬世不可易豈

得如陸氏之說同上

周廟昭穆之制

或問遠廟為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為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為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歸乎武之廟也並同上

昭穆之位

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唯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

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中庸或問

祧祔之制

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穆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同上

禧祖之廟不當祧

禧祖者太祖之高祖者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爲四世之傳篤生神孫順天惎人以寧兆虔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寘之奪據僖宗初室東向之

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文公議祧廟小帖子

詘義伸恩之說

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論太廟制

不合古制而得古意

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文公答汪尚書

宗無常數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宗廟東向之非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向南隅為奥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誠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學與開元禮釋奠儀皆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官皆西向彷彿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猶西向失之矣九廟皆在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群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群昭南向群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文公與呂晦書

三代與漢人議之制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俱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帝祫儀

神祖欲定古禮

肆我神祖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盖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

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蒸嘗之祀而
行一酌奠之禮揚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
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
安也同上

昭穆之序

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昭又豈可以尊卑論乎
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為穆王季武王為昭此可考也文公答陳安卿

昭穆一定之制

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
至左傳猶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
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附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二穆遞
遷爾文公答陸子壽

左右之次

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左右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

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太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上同

報本享親有常典

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文公擬上封事

推其本之所自出

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其此故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於禘如何纔知其說便能於理無所不明曰此是理之至大者蓋人推至始祖則已極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祀爲則其理可謂窮深極遠矣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極此能知此則自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真不爲難矣文公語錄

國語周禮祭法表裏

國語曰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畧用表裏而不見於他經文公答葉味道

人情不能自已

蓋今之俗節古無所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文公答張欽夫

諸侯大夫祭禮

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則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于天子得祭其高祖亦上祭得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古人必祭其高

祖只是有疏數耳 文公語録

禘祫烝嘗

禘其祖之所自出

禘是祭祀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祭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祖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朝所以難以荅或人固是嘗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 同上

當盡誠意之極至

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 文公語録

仁孝誠敬之至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盖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語注

四時之祭

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詩傳

禘有樂嘗無樂之義

祭義說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盖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文公語錄

大祭合祭之義

有來雝〻至止肅〻此豈非雝之詩乎讀雝詩十六句則知為禘商王而作也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此豈非元鳥之詩乎讀元鳥三章則知為祫高宗而作也禘祫之祭其來尚矣蓋禘之為言祭也惟大祭則謂之禘祫之為言合也惟合祭則謂之祫或謂之間祀者以其祭在四時之間也或謂之盛祭者以其合五年粢盛之義也是故三年一禘重其事也祫以五齊禘以四齊昭其數也禘以四月祫以十月正其時也所以序昭穆所以貴功德所以尊人君所以廣孝道則禘定尊卑合慶飲食固非徇虛議而循故事也柰何魯以諸侯用天子之禘而禘禮之廢自魯始後漢以君臣並列於祫祭而祫禮之廢自後漢始更歷至唐抑又甚為或祫在禘後三年或禘或祫後二年或禘祫並在一年祀典不明先後倒置雖粢盛必潔酒泉必香器用必備又奚取於禘祫哉善乎元欒之議以五年再祭為證徐邈之說以六十月中置一祫為常此又足以發明古禘祫之義而為後世標準之論顏達龍

祼禮

獻莫重於祼

王入大室此書洛誥言祼之祭也灌用鬱鬯此禮郊特牲言祼之義也夫祼者灌也謂獻尸求神而用鬯始祼也吾夫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欲祼為歆神之始而獻莫重於祼也是故大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明祼之必有尸也春夏用鷄鳥秋冬用斝黄明祼之必順時也有鬯人以司其鬯有小宰以贊其事有鬱人以詔其儀明祼之必有司也灌用雞尊則為夏制灌用斝尊則為商制灌用黃尊則為周制明祼之必有尊也王再祼而酢則為上公之禮王一灌而酢則為侯伯之禮王一祼而不酢則為子男之禮明祼之用酢禮也然宗廟用祼天地大神不用何耶曰宗廟用祼者人道也非人道有所不用耳

䄍祭

䄍以記四方

自伊耆行䄍祭之禮而君子知其從始自隋人有俱蜡之名而君子冀其不專自唐代舉分蜡之典而君子譏其非古夫蜡之為言索也夏曰

清祀商曰嘉平周曰䄍秦曰臘此則為蜡之異乃士反其宅水歸其壑
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服用素服弁用皮弁禮用大割樂用六變此則
為䄍之祭禮是故終歲休息則索饗群神而舉是祀所謂蜡以祭八神
是也一方有歉則特闕其禮而不講所謂蜡以記四方是也然則蜡之
為義雖所以敬神實所以警東作西成耕耔之天也彼康成取昆蟲以
足八神之數其意蓋謂蟲螟之災神實驅之不知昆蟲螟出於祝辭正
不可附會而足其數也王肅析猫虎而棄昆蟲其意蓋謂迎猫迎虎實
為二物不知猫虎均為食田鼠豕不可分為二祭也吁昆蟲既不足以
充其數猫虎又不當以析而二則所謂祭百種以報嗇者得非八神之
一乎若夫魏高堂隆以五行之終而論䄍日也有可議者焉且其言曰
水行之君以子䄍火行之君以午䄍木行之君以卯䄍金行以酉土行
以成考漢之用午宋之用子固足以牽合其說然唐尚土德開元以前
皆用寅蜡又果何以五行之終而論之乎吁一日之蜡百日之澤必有
夫乎而後可以論䄍若後周用夏后之時而行耆氏之䄍則其或古也

滋甚若天蓋幬𢇛杖黃冠草笠是又子貢之所謂狂蘇先生之所謂戲
也

禜祭

州郡當備禜祭山川之禮

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顧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假像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禜於山川而及求諸異郡淫祀之鬼此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文公乞增脩禮書狀）

雩祭

求雨之祭

書雩祀之失者莫詳於夫子之春秋辨雩祀之時者莫詳於穎達之月令疏夫雩者求雨之祭也建巳之月常用焉故有以雩音近吁而謂女

巫吁嗟之祭又以上雩為遠而謂遠為百穀求雨之祭曰吁曰遠義雖不同其所以為求雨之祭一也是故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于上公言雩祀之必有別也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言邑祀之必先禱也或著則曰周以四月秦以五月何耶吁是特未之思耳盖是秦人以建子為正四月雩者今之二月也秦人以建亥為正五月雩者亦今之二月也周曆起元自冬至甲子故四月以東方蒼龍星見而雩秦曆自孟春起日在營室五度故仲夏之月以昏亢中而雩要之亢中此所以為龍見也不然周何以用四月秦何以用五月乎雖然穀梁說以得雨曰雩公羊說以言雩則旱見是又二家之說為不同而恩以鄭氏釋廢疾證之則穀梁之說為得也頴達龍

祠禖

取神明告示之義

自呂令有鳥至祠禖之說而後世始以高禖為嘉祥之神自頴達有從帝而見之說而後世始以高禖為配祭之人夫古媒字從女而今從示

者蓋取神明告示之象是故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太牢尊其物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然祠禖之說雖不廢於後世愚不知始立是祠者誰乎嘗攷之詩傳有曰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又曰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神矣故蔡邕之論以為高辛已前有之實據詩傳云爾又考之殷本紀有曰元鳥遺卵娀簡呑之而生契則是高辛之世有此異祥而後王以為禖官矣故鄭康成之論以為高辛已後有之是又得之殷本紀也蔡邕謂高辛已前康成謂高辛已後二論抵巇將何耶正抑嘗思之而得其說蓋高辛已前實有先媒之祀高辛已後始更高禖之名失以禖神而謂之高著正有取於高辛配祭之義故高禖立而先媒廢矣不然高禖之說胡不開於高辛已前乎同上

祭器儀

籩醢大羹之器

木曰豆以薦籩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文公語錄

州縣所用制度非古

祭器嘗經政和改制盡取古器物之存於今者以為法今郊廟所用則其制也而州縣專取聶氏三禮制度醜怪不經非復古制而政和所定未嘗頒降此禮之所以不合文公氏臣禮議

宋朝禮制興廢

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日用常禮或享之如太祖祭簠簋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用椀楪之類陳於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文公語錄

牲牢

騂牡既備以享以祀此旱麓之詩也享以騂犧是享是宜此閟宮之詩也特牢之用其來尚矣蓋牛羊豕曰牲而繫養曰牢古人之所以行禮者皆是物也是故饗祭用特周祀用五所用之數不同也夏后用元商人用白周代用騂所尚之色不同也或用之於祭祀或用之於賓客祭享之禮異也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小大之祭明也然則牲牢之用烏可去之而廢禮哉蓋自魯僖郊免牲而君子始嘆其非自吳

王用百牢而君子始議其僭自宣成定哀改牛而郊而君子始譏其失
楚茨之刺興而潔爾牛羊以往烝嘗者誰乎甫田之詠作而與我特羊
以社以方者又誰乎是則以微物而廢禮奚為不謹於用牲乎愚故為
之說曰爾愛其牲我愛其禮顏蹇龍

五齊三酒

觀周酒正之職而知五齊之辨考鄭司農之注而知三酒之名夫國有
祭祀齊必用五酒必用三以其至誠不尚味而貴多品也知坎之樽酒
二簋而不知有孚之心知旱麓之清酒以祀而不知不回之德冕服越
鎗事文飾也八樽充溢崇縟典也器用精潔後盡文也共粢盛耕籍故
事也若是則享多儀儀不及物又奚取於五齊三酒蓋五齊者泛醴盎
緹沈是也三酒者曰醆曰澄曰清是也泛齊之味尚乎泛薄故祭祀以
泛齊為先非取其尚質之義乎清酒之味近於清美故享禮以清酒為
後非取其後文之義乎鬱齊雖薄不數於六齊元酒雖淡不與於三酒
又豈非鬱為九獻之先元為五味之本乎吁知此則知祭祀之典不在

物而在誠不貴華而貴質否則西鄰之禴視以爲簡南間之蘋視以爲陋矣故林稲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然後奉五齊三酒以祀庶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同上

群書考索卷十四

別集